

操縱理論視域下「孫悟空」與「豬八戒」 英譯問題探析

向希子蒹

《西遊記》是一部中國古典名著，其英文翻譯是高度複雜的系統工程，透過對孫悟空與豬八戒兩個角色名字的英譯分析可見一斑。本研究基於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的「操縱理論」，對比分析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余國藩（Anthony C. Yu）及詹納爾（W. J. F. Jenner）三種譯本對這兩大角色名字的英譯，詳細考察各自的特點及其文化補償與缺失，以此觀察文學翻譯中的操縱行為，同時也試圖為研究《西遊記》的英譯問題尋找有效的路徑。

關鍵詞：孫悟空、豬八戒、翻譯研究、操縱理論

收件：2025年3月11日

修改：2025年8月21日、2025年10月15日

接受：2025年12月5日

Translation Issues of “Sun Wukong” and “Zhu Baji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anipulation Theory

Xizijian Xiang

Journey to the West is a classic Chinese novel,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constitutes a highly complex and systematic mission. This complexity is exemplifi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aracter names such as Sun Wukong and Zhu Bajie. Drawing on André Lefevere’s theory of manipula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English versions—by Timothy Richard, Anthony C. Yu, and W. J. F. Jenner—focusing on how each translator renders the names of these two major figures. The research examines the distinct features of each translation, their cultural compensations and omissions, and thereby reveals the manipulative practices at work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Ultimately, this inquiry seek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more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study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Journey to the West*.

Keywords: Sun Wukong, Zhu Bajie, translation study, manipulation theory

Received: March 11, 2025

Revised: August 21, 2025; October 15, 2025

Accepted: December 5, 2025

壹、《西遊記》及其英譯本簡介

《西遊記》集神魔志異與宗教寓言於一體，是在中國古典小說史上幻想敘事與宗教象徵最為繁複的經典作品之一。本書取材於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取經的經歷，經過歷代民間藝人和文人的不斷改編，逐漸演繹為充滿魔幻色彩的奇幻小說，到明代定型為現今的《西遊記》故事框架。魯迅將《西遊記》定義為「神魔小說」，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首次提出「神魔小說」的概念：

且歷來三教之爭，都無解決，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謂義利邪正善惡是非真妄諸端，皆混而又析之，統於二元，雖無專名，謂之神魔，蓋可賅括矣。（魯迅，1929，頁167）

在該著作中，對神魔小說的討論自明代開始。明清時期，神魔小說在民間已較為興盛，研究者胡勝也贊同魯迅對神魔小說之看法，認為神魔小說是：

明清兩代在三教同源背景下產生的，以神（包括佛道以及民間一切神祇）、魔（包括所有鬼怪精靈）出身修行、鬥法飛升為主要內容，藝術上以馳騁想像，神奇變幻見長的章回小說。（胡勝，2004，頁8）

《西遊記》融合了大量古代民間宗教思想，廣泛吸收佛教、道教元素，轉化為豐富多彩的人物角色和故事情節，是一部典型的神魔小說。

小說在表現宗教內容之外，從師徒四人的修行過程中，也體現了對人性的深刻思考。孫悟空透過九九八十一難的修行成佛，貪閒愛懶的豬八戒透過西天取經克服本性，這些情節都是對如何克服和超越人性中各種弱點和欲望的揭示。《西遊記》中充滿了各種神仙、妖怪、妖精等神魔角色，展現了人與神魔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一方面，神魔是主角們的導師、對手和拯救者，另一方面，他們也有著與人類相似的欲望和情感。《西遊記》以超越現實的視角探討人性、倫理、宗教等綜合性議題，藉神魔之象諷喻社會現實，將古代眾生相展現給讀者。

《西遊記》自問世以來，在中國民間一直是備受歡迎的文學作品。作為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之一，也吸引了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西方讀者的關注，其

首個英文節譯本是 1913 年傳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的節譯本，譯為《出使天國》(*A Mission to Heaven*)，由上海廣學會出版 (吳曉芳，2018，頁 156)。李提摩太譯本刪節了大量《西遊記》情節和古典詩詞，在翻譯中踐行「援佛入耶」的翻譯策略，以基督教教義詮釋原書中的宗教文化。該譯本雖然規模不及原著，但其特色的翻譯策略，仍值得後人討論，其翻譯過程中的文化補償和轉換現象尤其值得關注。

李提摩太譯本後，陸續出版了其他英譯本。如 1942 年亞瑟·韋利 (Arthur Waley) 的 *Monkey*，該譯本節選原著中約三分之一的內容，聚焦於幾段重要冒險故事，並大量刪去原著中的詩詞、宗教論述與支線情節，重構了原著的內容與結構，成為一部以孫悟空為主角的個人英雄主義小說，難以反映《西遊記》原始文本中三教合一的宗教背景與各角色所蘊含的宗教哲學義理 (賈巍、陶源，2017，頁 119)。

余國藩 (Anthony C. Yu)¹ 於 1977 年開始翻譯出版《西遊記》全譯本 (*The Journey to the West*)，至 1980 年全三卷出版完成。余國藩譯本極大程度還原了《西遊記》原始風貌，尊重原著中的文化元素，受到學界高度讚揚和肯定。錢鐘書先生在〈美國學者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簡況〉一文中特別提到余譯本《西遊記》，並認為余國藩先生與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的夏志清先生和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的劉若愚先生「都是公認為有特殊成就的」(錢鐘書，1979，頁 51) 的華裔學者。康士林教授 (Nicholas Koss) 從譯者的角度評析《西遊記》英譯本，盛讚余先生「意之所到，譯筆隨之」(康士林，2005，頁 56)，並以少數段落舉例論述余譯本成功之處在於余國藩「對中文原典的透徹理解，以及他掌控英文用語於出神入化之間」(康士林，2005，頁 56)。

¹ 余國藩 (Anthony C. Yu) 1938 年出生於香港，1969 年開始執教於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不久獲該校頒發博士學位。余國藩是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系、東亞語言文學系、英語語言文學系合聘教授，退休後獲得巴克人文學講座 (Buck Lectures in the Humanities) 榮譽退休教授的稱號。

詹納爾 (W. J. F. Jenner)² 的 *Journey to the West* 也是英文全譯本，同樣採取忠實原著的策略，1980 年由外文出版社（北京）出版。詹納爾譯本篇幅完整，但更注重通俗性，相對很少學術註釋，為大眾讀者提供了更易讀的版本 (Sun, 2018, p. 8)，因此在討論《西遊記》英譯問題時，詹納爾譯本通常不可避免地被選用作為和余譯本對比研究的對象。

綜合考慮各譯本特點，本文主要選取李提摩太譯本、余國藩譯本和詹納爾譯本作為研究的語料基礎，在勒菲弗爾 (Lefevere) 的操縱理論視域下，透過探討三位譯者在翻譯孫悟空與豬八戒兩個角色名字過程中對譯文的操縱行為，討論《西遊記》英譯過程中宗教與文化的理解與翻譯問題。趙天池 (1983) 曾在《西遊記探微》中也提到，《西遊記》中動力最大的角色是悟空和八戒這一對想像力能「放浪形骸之外」（頁 87）的頑童。他們的打鬧逗趣和一路互相配合、降妖護法，不僅發揮了文本的幽默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為取經之路提供了動力。因此，孫悟空與豬八戒名字的文化內涵及相關翻譯問題，對《西遊記》的英譯研究具有某種關鍵的意義。

貳、勒菲弗爾的操縱理論

操縱理論是勒菲弗爾於上世紀 90 年代提出的翻譯理論，在翻譯學界影響深遠。1992 年，勒菲弗爾出版系列著作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Lefevere, 1992a) 和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efevere, 1992b)，在這一系類翻譯理論著作中，勒菲弗爾將翻譯視作改寫 (rewriting)，是譯者對原文的操縱。他認為，影響翻譯過程的有三個基本要素：意識形態、詩學與贊助人。

² 詹納爾，英國漢學家，1963 年到 1965 年，他在北京外文出版社擔任翻譯，並開始將《西遊記》翻譯成英文。其主要譯作還有：*From Emperor to Citizen: The Autobiography of Aisin-Gioro Pu Yi*（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和 *Lu Xun Selected Poems*（《魯迅詩選》）等。

所謂意識形態要素，是指目標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它決定了譯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忠實於原文內容。譯者對自身文化的理解方式，是影響他們翻譯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Lefevere, 1992a, p. 14）。狹義的意識形態主要指政治意識和政治觀念；而廣義的意識形態是那些「錯綜複雜的，主導著我們的行為的形式、規範和信仰」（Munday, 2012, p. 195），包括人的全部意識領域，政治、哲學、宗教、道德、種族、性別等意識都在內，大致相當於觀念層面的「文化」概念。當原作的政治立場、宗教觀念或性別意識與目標文化相牴觸時，譯者常在意識形態的約束下對其進行刪改或重新詮釋，以維持文化系統的穩定與主流價值的延續。在《西遊記》的英譯過程中，無論是哪一位譯者，在其翻譯的文本中，均有明顯意識形態操縱的痕跡。例如，傳教士身分的李提摩太將《西遊記》理解為一個基督教朝聖寓言的故事。他從基督教文化出發，為《西遊記》的角色尋找宗教原型。在他的譯筆下，彌勒佛等同於基督教的彌賽亞（Messiah），同時還反復強調觀音的聖靈屬性（黎子鵬，2015，頁 64—65）。由於在多數情況下，人們所說的意識形態都是廣義的，為避免引起誤解，本文在談到意識形態操縱的時候，一般直接使用「文化操縱」一詞。

從詩學層面看，由於譯者們存在個體的審美觀差異，在翻譯中通常會受到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中的詩學觀影響。為了確保譯文的閱讀效果，譯者往往會以自身文化中的詩學和個體的審美理想重塑原文（Lefevere, 1992a, p. 26）。詩學在西方文化脈絡中相當於文藝學或美學，它包含了審美觀念、文學觀念及其標準。因此翻譯家在處理文學形象時，會不自覺地按照自己的道德意識、性別意識、美學意識等改寫原文的文學形象。對比閱讀不同譯者的譯文時，讀者從人物描寫的細節處可以品評出各位譯者對一些角色形象的審美詮釋。爾後，本文將進一步論證這些細微差異如何反映譯者的操縱行為。例如，譯者詹納爾在處理孫悟空命名情節的修辭格時，以增譯的方式保留孫悟空的猴子形象，體現了譯者對這個角色的審美操縱。在翻譯豬八戒的外貌

特徵時，余國藩與詹納爾運用了不同的比喻手法，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內涵的缺失，二位譯者對角色形象的審美觀均影響了豬八戒的形象呈現。

從贊助者的層面看，出版機構與時代需求常常制約了譯本的最終形態。所謂贊助者，包括文學生產過程中的出版、發行、流通環節及文學消費者，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響翻譯文本的出版，也可以阻止不被肯定的文本出版（Lefevere, 1992a, p. 19），因此必須波及翻譯者的翻譯策略。例如，傳教士譯本（李提摩太等）多有宗教團體資助，所以其譯本往往傾向強化基督救贖意義，以服務傳教活動；學術化的譯本如余國藩、詹納爾等，則是受大學或出版社資助，注重文本故事結構的完整性，兼顧文學與學術特質，以達到文化交流之目的。應該說明的是，譯者的操縱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是無意識的。但無意識的操縱同樣受制於譯者的人生經歷、思想和文化背景。

從翻譯研究的觀點來看，勒菲弗爾的操縱理論標誌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使研究焦點從譯文是否忠於原文轉移至譯文如何反映並服務於源文化目標文化中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此理論強調翻譯是一種文化實踐與權力行為，揭示了譯者在複雜社會文化體系中的仲介角色。透過「操縱」這一概念，勒菲弗爾突破了傳統以語言或文本為中心的研究模式，促使學界重新思考翻譯與政治、社會及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謝天振，2018，頁 238—239）。由此觀之，翻譯不再被視為被動的再現，而是具備主動建構意義的文化活動，並在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權力博弈中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

綜上所述，勒菲弗爾的操縱理論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文化社會學視角，使學者意識到翻譯並非獨立於社會之外的中立行為，而是受意識形態、詩學與贊助體系所形塑的文化產物。此一理論不僅拓展了翻譯研究的範疇，也為分析特定譯本中的權力機制與文化策略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依據。

參、「孫悟空」三種英譯對比分析

在四人一馬的取經團隊中，玄奘的三個徒弟分別是猴妖孫悟空、豬妖豬八戒和河妖沙悟能。孫悟空從靈石之間迸裂而生，其他二位在成妖精之前在天庭擔任神職，只是因為犯錯而被貶入凡間，落入六道輪迴成為了妖怪。

孫悟空作為《西遊記》三教合一宗教文化復合體的主要象徵符號，其命名邏輯與身分轉化路徑深刻展現了明清民間三教合流的思想。從靈石誕生的「心猿」到受封「鬥戰勝佛」，這一角色的塑造過程融合了道教內丹學、佛教「空性」哲學及儒家「心學」（謝明勳，2008，頁 53—59）。作為取經團隊中最神通廣大的成員，孫悟空自《西遊記》第一回就大放異彩，機緣之下，菩提祖師收石猴為徒，並賜名孫悟空。而「孫悟空」三字，每字都蘊含不同的文化內涵。

「孫」不僅與「猻」同音，而且是以修辭學中的析字格（陳望道，1945，頁 196）。《西遊記》中對「猻猻」進行了拆解：

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猻」。猻字去了個獸傍，乃是個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教你姓「猻」倒好。猻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吳承恩，1592／2000，頁 36）

「悟空」二字的宗教意義在小說也有具體闡述：

「我門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個字？」祖師道：「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起個法名叫做『孫悟空』，好麼？」（吳承恩，1592／2000，頁 36）

儘管《西遊記》中的菩提祖師不存在於佛教或道教的經典中，書中也並未直接指出菩提祖師的宗教派別，只描寫菩提祖師講經時「說一會道，講一會禪，三家配合本如然」（吳承恩，1592／2000，頁 38），他應是精通佛、

道二教。與其名號相似者，有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須菩提。須菩提因為擅長解釋佛法義理中最重要「空」，所以號稱「解空第一」。³ 菩提祖師為石猴命名時，同樣選中「空」，顯然「空」的概念對於菩提祖師而言，應是修行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義理。因此菩提祖師的原型或可追溯至佛陀弟子須菩提。由此，石猴被賦予名字後，成為佛家弟子，開始修行。

「孫悟空」不僅是一個名字，更是一個文化符號、宗教符號，在翻譯孫悟空這一角色時，如何能讓目標語讀者接受名字背後的文化意涵，譯者採用何種翻譯策略應尤其謹慎。三位譯者面對漢語修辭辭格中的析字格分別作了如下處理。表 1 為李提摩太的譯文。

表 1

李提摩太譯文（中英對照版）

原文	李提摩太譯文
「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個獸傍，乃是個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教你姓『猢』倒好。猢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我門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個字？」祖師道：「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起個法名叫做『孫悟空』，好麼？」（吳承恩，1592 / 2000，頁 36）	“Though your body is not beautiful, you seem like a monkey [...] I will give you a surname according to your nature and call you Sun [...] We have twelve names, such as Breadth, Greatness, Wisdom, Model, Ocean, Nature, Versatile and Seeker after Complete Learning, and so forth, from which to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for you would be Discoverer of Secrets, Woo Kung; will that do?” (Richard, 1913, p. 15)

李提摩太作為基督教傳教士，其個人的宗教文化背景使他對《西遊記》中宗教人物與術語的處理，明顯展現了意識形態先導的操縱性。李提摩太在面對「猢猻」的析字時，省略拆解漢字構造和釋義的部分，直接以拼音“Sun”

³ 《維摩詰經·弟子品》：「佛告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僧肇注：「須菩提、秦言善吉。弟子中『解空第一』也。」（僧肇，2025，頁 349c14-15）。

譯出孫悟空的姓氏。除了前文提到孫悟空外形像猴子，「孫」是根據石猴本質取名外，沒有過多解釋姓氏的由來。確定姓氏後，菩提祖師根據 12 字輩為石猴定名字，這 12 字的意義在漢傳佛教中相當具有代表性。李提摩太將「智」與「慧」用“Wisdom”一字、「真」與「如」用“Model”一字翻譯，但「悟」字輩以後省略不譯。在李提摩太的其他翻譯著作中，也可見到相同的譯法，如在《起信論》的英譯中，李提摩太將「真如」譯為“True Model”，即「真實模範」之義。在李提摩太的佛法理解之中，真如即上帝，上帝即真如，「真如」的概念正體現了李氏在佛教與基督教之間進行的義理轉換（李智浩，2005）。他將原本蘊含深奧佛理的術語「真如」重構為符合基督教神學的概念，實則進行了一次「文化改寫」，使原文的宗教符號轉化為基督教讀者可接受的神學語彙。李提摩太還將“Woo Kung”（悟空）的含義解釋為“discoverer of secrets”，弱化了佛教「空」的意義，轉而強調「發現真理」的意義。這樣的翻譯選擇，按照勒菲弗爾的理論，是一種由宗教意識形態支配的操縱行為。

李提摩太的翻譯策略，將原文訊息快速傳遞到目標語讀者處，讀者閱讀時的陌生感大大減少，可以更快速地接收故事情節。李提摩太作為英國傳教士來到中國，大量研究和翻譯佛教典籍和相關文學作品，主要目的是期望調和不同宗教教義，以達到更廣泛和深入的傳教效果。因此，原文中與情節發展無關的文化訊息和佛教中相對深奧、難以言傳的義理，李提摩太就省略不譯或簡單意譯。原因之一，可能是佛教中廣大精深的智慧無法用言語傳達真意，對於外來傳教士，更是難上加難；原因之二，其翻譯目的是服務於普及基督教教義，這正是直接的文化考量。表 2 為余國藩的譯文。

表 2

余國藩譯文（中英對照版）

原文	余國藩譯文
<p>「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個獸傍，乃是個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教你姓『猢』倒好。猢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我門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個字？」祖師道：「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起個法名叫做『孫悟空』，好麼？」（吳承恩，1592 / 2000，頁 36）</p>	<p>“Though your features are not the most attractive, you do resemble a pignolia-eating monkey (<i>husun</i>) that feeds on pine seeds. This gives me the idea of taking a surname for you from your appearance. I intended to call you by the name <i>Hu</i>. If I drop the animal radical from this word, what’s left is a compound made up of the two characters, <i>gu</i> and <i>yue</i>. <i>Gu</i> means aged and <i>yue</i> means female. But an aged female cannot reproduce. Therefore, it is better to give you the surname of <i>Sun</i>. If I drop the animal radical from this word, what we have left is the compound of <i>zi</i> and <i>xi</i>. <i>Zi</i> means a boy and <i>xi</i> means a baby, and that name exactly accords with the fundamental Doctrine of the Baby Boy. So your surname will be ‘Sun.’” [...] “They are: wide (<i>guang</i>), great (<i>da</i>), wise (<i>zhi</i>), intelligence (<i>hui</i>), true (<i>zhen</i>), conforming (<i>ru</i>), nature (<i>xing</i>), sea (<i>hai</i>), sharp (<i>ying</i>), wake-to (<i>wu</i>), complete (<i>yu</i>), and awakening (<i>jue</i>). Your rank falls precisely on the word ‘wake-to’ (<i>wu</i>). You will hence be given the religious name ‘Wake-to-the-Void’ (<i>wukong</i>). All right?” (Yu, 2021, p. 31)</p>

余國藩的譯本相對忠實原文，根據孫悟空的外貌翻譯「猢猻」為“Monkey”再加上漢語拼音“*husun*”備註。原文的「猢」和「猢」拆解為「古」、「月」和「子」、「系」，余國藩先採取音譯的方式譯為“*gu*”，“*yue*”，“*zi*”和“*xi*”，再配合意譯的方式添加解釋「古」（aged）、「月」（female）、「子」（boy）和「系」（baby）。在孫悟空的姓氏問題上，余譯本注意到了菩提祖師的原話：「正合嬰兒之本論」，因此譯者特將“baby”與“boy”寫進譯文，明顯強調孫悟空在這一時期的「嬰兒」屬性（李爽學，2013，頁 325）。在道家思想裡，「嬰兒」是一種極高的修煉境界的象徵，這主要源於《道德經》，例如其 28 章「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老子，2014，頁 108）。人若能知道剛強之道，卻能謙守柔弱，就像是天下的溪谷，能接納百川，德行自然不失，就能回到「嬰兒」般的純真原始狀態。還有第 55 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老子，2014，頁 220）。意思是說，道德修養深厚之人，純真無為，如同初生嬰兒一般。進一步來看，

這種「歸嬰」的觀念不僅展現了道家對「返璞歸真」的推崇，也隱含了對修煉者回歸本心、脫離世俗雜念的期許。在孫悟空的成長脈絡中，菩提祖師強調其「嬰兒」本性，實則意味著要他保有先天之樸，遠離凡塵之累，以純淨心性作為修道與長生的基礎。譯者在英譯中保留“baby”與“boy”，看似直譯，實際上也讓西方讀者得以捕捉到這層東方哲學中的生命觀——「嬰兒」並非僅指年幼，而是一種純潔道體的象徵。此外，這種意象也呼應《西遊記》敘事中孫悟空「大鬧天宮」前後心性的落差：在學藝初成時，他如嬰兒般天真未染，後因驕恣而遭天界鎮壓，直到被壓五行山下，才又透過取經之途重返本心。余國藩認為，《西遊記》至少有三層意義：

首先，這是一齣身歷其境的冒險犯難的傳奇。其次，這也是一則演示佛教業報與解脫觀的故事。最後，小說中涉及內外修行的哲學與宗教內容，又在在說明這是一部寓言。（余國藩，1989，頁161）

因此，「嬰兒之本論」可視為全書一條暗線，既是孫悟空修煉的起點，也是圓滿的歸宿。

不同於李提摩太，余國藩將12字輩全部譯出，以對應英文詞表達對此12字的理解。按照菩提祖師的說法，孫悟空正好輪到悟字輩，那麼作者吳承恩對悟空這一角色的命名又有何深意？孫悟空不是凡胎，而是接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的仙胞（吳承恩，1592／2000，頁6）。自誕生起，他就顯現出超越肉身的智慧，在花果山感悟到生死無常，毅然決然出山找尋超脫之法，後來拜師玄奘、跟隨前往西域取經，完成修行之旅。他在攻克一道道難關，特別是經歷六耳獼猴的考驗之後，對佛法的感悟更上一層樓，所以「悟」字，貫穿孫悟空修行的全程。

余國藩的翻譯看似冗長，但兼顧了異化與歸化，既最大程度忠實原文，又不捨棄譯文的可讀性。余以備註的方式增加了譯文的長度，保護原文文化中的異質性，同時給予目標語讀者一定的研究空間。這種翻譯策略既有文化價值的考量，也有讀者接受和譯本傳播層面的考量，因此既有文化操縱，也受到贊助者（讀者）方面的影響。最後來看詹納爾的譯文如表3。

表 3

詹納爾譯文（中英對照版）

原文	詹納爾譯文
<p>「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個獸傍，乃是個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教你姓『猢』倒好。猢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我門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個字？」祖師道：「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起個法名叫做『孫悟空』，好麼？」（吳承恩，1592／2000，頁36）</p>	<p>“Though you have rather a base sort of body, you look like one of the rhesus monkeys that eat pine seeds, and I ought to give you a surname that fits your appearance and call you Hu (‘Macaque’). The elements that make up the character Hu are ‘animal’, ‘old’ and ‘moon’. What is old is ancient, and the moon embodies the Negative principle, and what is ancient and Negative cannot be transformed. But I think I would do much better to call you Sun (‘Monkey’). Apart from the ‘animal’ element, the character Sun has one part implying male and one part suggesting a baby, which fits in with my basic theories about children. Your surname will be Sun” [...] “Broad, great, wisdom, intelligence, true, likeness, nature, sea, bright, awakened, complete and enlightenment. If we work out the generations of disciples, then you should have a name with Wu (‘Awakened’) in it. So we can give you the Dharmaname Sun Wukong, which means ‘Monkey Awakened to Emptiness’. Will that do?” (Jenner, 2000, pp. 35-37)</p>

不同於余國藩的翻譯方式，詹納爾在處理析字格的問題時，只以意譯的方式解釋「猢」與「孫」的意義，“Macaque”和“Monkey”都與孫悟空的猴子形象相聯係，而“rhesus monkeys”為恆河猴。這些動物的名稱指向了印度文化和孫悟空原型之間的關聯（朱明勝，2016，頁54）。印度神話史詩《羅摩衍那》中有一隻神猴哈奴曼，不僅能騰雲駕霧、驍勇善戰，而且和孫悟空一樣在故事中承擔著正面的角色責任——解救陷入困境的夥伴。哈奴曼身似猿猴，神通廣大，小時頑皮，後來成長為正義英雄。從現存不少哈奴曼的塑像上不難觀察到，哈奴曼同樣頭戴金箍，比如現今福建泉州開元寺內，仍存有哈奴曼的石雕。這也說明在印度和中國的商業與文化交流中，哈奴曼的故事和形象早已傳入中國，或多或少滲入中國民間文學創作中，胡適（1986）、季羨林（1996）等也在其著作中作出過相關推測。種種證據都反映出孫悟空的原型和哈奴曼可能存在的同源關係。詹納爾雖然不如余國藩在處理析字格時詳細翻譯每一個部首和部件，但是詹納爾的翻譯從側面反映出孫悟空與印

度文化之間的關係，對翻譯文本作出更有指向性的文化闡釋；同時，此文本保留了孫悟空生動、活潑、頑皮的猴子形象，更具有審美性。

在菩提祖師賜名的最後橋段處，詹納爾翻譯「孫悟空」，以增譯的方式譯為“Monkey Awakened to Emptiness”。菩提祖師在取名時，刻意捨棄了「猢猻」中的獸旁部首，以「子」、「系」為孫悟空定了姓氏，寓意初生的男嬰。用名字確定孫悟空的身分，切斷孫悟空與妖的聯繫（葉俊谷，2006，頁21），以名字賦予孫悟空「人性」，甚至將孫悟空視作有純淨本心的嬰兒，而不再是動物或妖物。孫悟空透過修煉，身上的妖性與魔性漸漸消退。但“Monkey Awakened to Emptiness”重新強調孫悟空的形象本質是“Monkey”，兼顧了名字本身的文化內涵和可愛的猴子形象的審美價值，其中隱含印度的源文化色彩和譯者的詩學—審美操縱。

三位譯者的版本各有千秋，但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的選擇均非中立，並非完全從源文本出發，都不同程度體現了勒菲弗爾的操縱理論。李提摩太的譯本，受限於其作為傳教士的身分與目的，在翻譯中顯著削弱孫悟空的佛教神性與妖性根源，引入了基督教文化色彩，是一種較明顯的意識形態操縱。余國藩的譯本則傾向於忠實呈現源文本的文化與宗教脈絡，保留析字過程與佛教名號意涵，並透過註釋兼顧音譯與意譯，同時較充分考慮了目標讀者的接受問題，其翻譯策略既體現了文化操縱，也迎合了贊助者的需求。詹納爾則以語義流暢與敘事連貫為優先，孫悟空的譯名“Monkey Awakened to Emptiness”，較好保留角色的動物形象特徵，同時“Awakened to Emptiness”也概括了角色的生命修行結果。

肆、「豬八戒」的三種英譯對比分析

豬八戒，法號悟能，是玄奘取經路上收服的第二位徒弟。孫悟空與玄奘在觀音院遇險脫身後，路過高老莊，正好撞見為高太公尋法師驅妖的少年，從他口中得知，高太公家中的女兒被妖精強占三年之久。孫悟空仗義相助，

帶著玄奘前去捉妖。孫悟空先是用他 72 變的本事，化身高家女兒，在和豬妖的交談中摸清了妖怪的底細，然後露出真身，和豬妖纏鬥半天。這豬妖得知孫悟空的師傅正是往西天取經的三藏法師，想起觀音菩薩早先賦予他等待取經人的使命，二話不說直接投降，願跟隨法師求經。自此，玄奘的二徒弟，豬八戒正式踏上西天取經的道路，成為《西遊記》中主角團的一員。

豬八戒初次出場，是透過第三者的敘述，高太公稱他：「初來時，是一條黑胖漢，後來就變作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呆子，腦後又有一溜鬃毛，身體粗糙怕人，頭臉就像個豬的模樣」（吳承恩，1592 / 2000，頁 620）。這一形象全然不是人類的模樣，更接近野豬的樣貌。豬八戒的自述也提到自己是「我因有罪錯投胎」（吳承恩，1592 / 2000，頁 636）而成了豬的模樣。在佛教中，人的根本煩惱來自三毒念：貪、嗔和癡，其中豬這種動物象徵著癡念。癡，是呆傻之意，也指盲目沉溺某事物的狀態。豬八戒從小貪閒愛懶，僥倖成仙後又因酒醉撒潑、騷擾仙女被降罪成豬。豬八戒的形象來源，與佛教的經典故事，有部分關聯。陳寅恪先生在〈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中，認為《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三中敘述的牛臥苾芻驚犯宮女的故事，是豬八戒高老莊招親故事的原型之一（陳寅恪，1930）。元末明初，楊景賢《西遊記雜劇》中關於八戒的背景較完整，劇中豬八戒介紹自己「某乃摩利支天部下禦車將軍」（胡勝、趙毓龍，2009，頁 82、110），⁴摩利支天是佛教護法神之一，她的坐騎常常以豬的形象出現。而豬八戒在投豬胎前，曾經是天庭的天蓬元帥，是道教中的護法大神。以上說明，豬八戒的形象在各個朝代有些許差異，現在所定型的豬八戒，是中國不同民間宗教故事長期融合、演變的結果。

豬八戒在西行取經的過程中，除了輔助玄奘降妖除魔，還有一個特色功能，便是製造幽默效果。在書中，豬八戒從外貌到行為舉止，經常給讀者詼諧之感，在取經路上和孫悟空的逗趣打鬧也為本書增添幾抹活潑色彩。此一

⁴ 本句出自楊景賢《西遊記雜劇》第四卷第十三折，全劇六卷二十四折，對後世《西遊記》百回本小說影響深遠，參考自《西遊記戲曲集》（胡勝、趙毓龍，2009）。

形象融合了佛教三毒中「癡」的象徵、道教神將的神格與民間傳說中的滑稽形象，展現了神性、妖性與人性的混合特質。因此，豬八戒的英譯並非單純的語言轉換，需要譯者對其文化與宗教象徵進行再建構。首先，譯者需充分了解豬八戒角色中的宗教象徵和原型淵源；其次又要兼顧這一角色在書中的幽默審美意味。且看三位譯者如何翻譯豬八戒的幾個名字。

小說描寫豬八戒「腦後一溜鬃毛」、「嘴臉像一個野豬模樣」（吳承恩，1592 / 2000，頁 620、638），由此可知豬八戒的外形並不是馴養的家豬，而是不討人喜歡的野豬，這也更符合他所具有妖性和妖力的特點。孫悟空化身高翠蘭和豬八戒套話，得知豬八戒的官名也是從其外形而來：「我以相貌為姓，故姓豬，官名叫做豬剛鬣」（吳承恩，1592 / 2000，頁 628）。李提摩太的譯本中簡寫了高老莊降服豬八戒的故事，只概括了主要情節，並沒有翻譯這句話。余國藩把這句話譯為“*My surname is based on my appearance. Hence I am called Zhu (Hog), and my official name is Ganglie (Stiff Bristles)*”（Yu, 2021, p. 483）。詹納爾譯本則譯為“*My surname, Zhu, is like my face-piggy and my correct name is Zhu Ganglie, Iron-Haired pig*”（Jenner, 2000, p. 629）。作為傳教士譯者，李提摩太旨在將《西遊記》重塑為基督教朝聖寓言（黎子鵬，2015，頁 58）。他雖然未翻譯「豬剛鬣」這個名字，但他在處理豬八戒這一角色時的操縱行為，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物形象的文化根源和複雜性。

對比余國藩譯本和詹納爾譯本，在語序上，余譯本句型簡單，沒有插入語，讀來更順暢，詹納爾譯本停頓更多，語氣並不連貫。對「豬剛鬣」這一角色名稱，余國藩和詹納爾均用音譯配合括弧內容，解釋說明中文原意，但二者的理解稍有不同。余譯本將豬姓譯為“hog”，本意是“*a pig, especially one that is allowed to grow large so that it can be eaten*”，在口語中有貪婪、貪吃之意，但豬八戒外形明顯和家豬有所區別，以“hog”指代，應是不符合其外貌，但與豬八戒的角色品行，貪婪之意有所對應。「剛鬣」二字同樣以拼音

“Ganglie”譯出，在其後補充說明「剛鬚」是“Stiff Bristles”，即堅硬的毛，類似鬃毛刷的樣子，運用的是比喻的方式，貼合高太公對豬八戒的形容。詹譯本中，則將此處譯為“**Iron-Haired Pig**”，保留了「毛髮」的意思，加上了修飾語“**Iron-**”，較為生動準確，和余譯本各有千秋。

兩位譯者的譯文都不可避免地丟失了「剛鬚」的文化內涵。「剛鬚」在中國古代常用作祭祀術語，《禮記·曲禮下》記載「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鬚。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胡平生、張萌，2017，頁88）。爾後逐漸演變為民間的三獻禮，其意涵既包含儒家的禮儀也包含道家的科儀，豬剛鬚這一名字可能還隱喻了角色與道教之間的關聯。在英文中難以完整還原中文語境中的文化內涵，兩位譯者都只能按照角色的形象特徵處理譯文。

再看三位譯者對「八戒」的處理。豬八戒歸順三藏後，三藏即刻為他取了法名悟能，爾後又取了一個別名八戒：「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既是不吃五葷三厭，我再與你起個別名，喚為八戒。』那呆子歡歡喜喜道：『謹遵師命。』因此又叫做豬八戒」（吳承恩，1592／2000，頁650）。茲將三位譯者譯文列表對比如表4。

表4

李提摩太、余國藩和詹納爾譯文

李提摩太譯文	詹納爾譯文	余國藩譯文
“But I will give you a new name Pa Kiei (eight commandments).” (Richard, 1913, p. 151)	“You are not,” Sanzang replied. “You are not to eat the five stinking foods and the three forbidden meats, and I’m giving you another name: Eight Prohibitions, or Bajie.” “I shall obey my master’s command,” the moron happily replied, and from then on he was known as Zhu Bajie, or Eight Prohibitions Pig. (Jenner, 2000, p. 651)	“No, no!” said Tripitaka. “Since you have not eaten the five forbidden viands and the three undesirable foods,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name. Let me call you Eight Rules. “Delighted, Idiot said, “I shall obey my master.” For this reason, he was also called Zhu Eight Rules.” (Yu, 2021, p. 499)

對比三個譯本，各自呈現的「八戒」的宗教文化內涵存在明顯的差異。原文的「八戒」對應的是「五葷三厭」，指的是佛道二教的飲食禁忌，⁵此戒律尤其反諷性地凸顯豬八戒貪吃的角色特質，這一特質在作品中延伸出了不少幽默逗趣的橋段。在成為唐僧徒弟之前，豬八戒在高老莊強占民女，攪得四鄰不得安生，顯然是妖怪行徑。但是八戒又自述，他在生活中依然恪守「五葷三厭」的戒律。由此可見，豬八戒身上仍然保留了一絲被貶前的神性，並未全然墮落成無可救藥的妖物。然而，李提摩太對拜師前的豬八戒的態度卻是全然否定和貶斥的，他採用音譯“Pa Kiei”，接括號解釋「八戒」為“eight commandments”，省略了「五葷三厭」還有人物之間的對話，將佛教／道教背景下的戒律，直接對應基督教核心教義「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原本的「八戒」僅是飲食戒律，似乎被有意識地上升到另一維度的宗教律法。聯繫李提摩太本人對《西遊記》的理解，再回顧李提摩太對《西遊記》的整體改寫，玄奘已然成為耶穌基督式的人物，是一位救苦救難者，而他的三位徒弟的前史，都是被救贖的對象：

一隻高傲自負而多才多藝的猴子轉變為懺悔者，聰明才智得以充分發揮；一頭低級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豬變得高度渴望奉獻自我；一個自負的水怪變得謙卑；一條愚蠢的龍也變成有用之才。（李提摩太，1916／2005，頁329）

出於對《西遊記》的個人理解和宗教宣教需要，李提摩太對譯文的操縱中，忽略了各位徒弟被貶成妖前也有神職或神的地位，強化了被救贖的意味。在譯文中，八戒需要遵守「八誡」（eight commandments）才能跟隨玄奘踏上救贖之旅，這無疑植入了某種基督教義。

詹納爾同樣是音譯結合釋義，翻譯「八戒」為“Zhu Bajie, or Eight Prohibitions Pig”。“Prohibitions”（禁令）突出了強制性、禁止性，更接近「戒」的部分含義（禁止），傳達出宗教戒律的約束力。但“Prohibitions”一詞過於

⁵ 佛教「五葷」指韭、蒜、蔥、薑、興渠等辛香料，道教「三厭」禁食雁、狗、龜。

嚴肅，缺乏原文「八戒」的幽默與反諷特質，且未解釋「五葷三厭」之語源與文化意涵，讀者必須更謹慎閱讀余國藩的譯本及註解。在第 19 回有一處譯文或許可以再改進，便是「八戒」的翻譯及註解似乎與原文的宗教意義有較大的出入。余國藩選擇以“Eight Rules”意譯，並不給出「八戒」的音譯，並附上註解說明何為“Eight Rules”。⁶ 佛教中有眾多的戒律，如五戒、三皈依戒、十善戒、菩薩戒等。根據註解，余國藩認為這裡的戒是沙彌十戒：（1）不殺生、（2）不偷盜、（3）不淫、（4）不妄語、（5）不飲酒、（6）不香花鬘塗身、（7）不歌舞觀聽、（8）不坐臥高廣大床、（9）不非時食、（10）不捉持金銀寶物。此十戒嚴格規範了修行人的道德品格和衣食住行。若以余譯本解釋，豬八戒的「八戒」，是十條戒律的前八條。但是，為何玄奘起名時不囊括全部十條，僅以八條戒律命名，似乎缺少邏輯依據。回顧原文，玄奘明確說明是因為悟能「不吃五葷三厭」才取了別名「八戒」，純粹指的是飲食戒律。余譯本的詮釋明顯超過了原有文化意涵的範圍。另外，註釋聚焦佛教戒律體系，而「五葷三厭」實為佛、道融合的產物（道教「三厭」禁食雁、犬、龜）（蘭拉成，2005，頁 148）。一般認為，《西遊記》余譯本比較強調其中的道教文化內涵，但是在豬八戒這一角色的翻譯中，卻將其佛道融合的「八戒」一詞，直接處理為純粹的佛教戒律。這一疏忽，或許是因為譯者力求還原原作的豐富文化內涵，但是從個人角度對豬八戒的角色要求，偏重於更嚴格的佛教徒的標準。

總之，豬八戒作為《西遊記》中兼具妖性與神性的豐富角色，其英譯過程中與孫悟空一樣，有意無意地被不同譯者根據各自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美學修養或語境影響等因素，進行了選擇性的形象重構和文化改寫。

⁶ Eight Rules: that is, eight proscriptions. These are the first eight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in Buddhism forbidding killing, stealing, sexual immorality, lying, the use of cosmetics and other personal comforts (e.g., a fine bed), strong drink, the use of dancing and music, and eating out of regulation hours. The last two deal with specific forbidden foods and the rule for fasting (Yu, 2021, p. 719).

伍、結論

《西遊記》是一部文化背景複雜的經典著作，英文翻譯難度極高。這種複雜性和難度，在幾位主角尤其是孫悟空與豬八戒的名字（包括法號、別名等）中充分展現。這幾個人名的翻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能夠為全書翻譯定下基調。

因此，本文透過分析孫悟空與豬八戒的名字在三種英譯版本中的呈現策略與譯者的翻譯操縱行為，試圖為研究《西遊記》一書的英譯問題找到一條有效途徑。在李提摩太、余國藩和詹納爾三個譯本的對比分析中，可以較明顯地看到譯者的文化背景和個人意識對翻譯行為顯性或隱性地操縱。

比如，李提摩太的翻譯中，不論是孫悟空或是豬八戒的名字，都受到其傳教士身分的影響，在譯本中植入了較明顯的基督教文化，此種傾向固然有利於目標語讀者更順利地接受作品，但明顯偏離了原作的文化意涵。余國藩總體來看秉持學術研究取向，強調註釋與語境還原，雖力求忠實，卻在詩學與宗教詮釋層面進行了選擇性的重構。他對孫悟空角色的處理，重在還原其佛、道交融修行者的形象，配合譯註強調宗教義理，對具體行文的操縱，既有文化因素的影響，又考慮到目標讀者（贊助者）的接受問題。余國藩與詹納爾對「豬剛鬣」的處理，均考慮到了美學因素，這也符合豬八戒這一形象在全書中幽默化的審美功能。但「豬八戒」名字的文化內涵卻無疑被簡化，這也是語言承載的深層文化在翻譯過程中必然遇到的普遍難題，無論譯者如何處理，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文化補償與缺失，這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普遍的文化代償機制。

總之，在文學翻譯中的文化代償可以比較有效地運用操縱理論加以分析與闡釋。但正如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說「語言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維特根斯坦，1921／1992，頁79），任何一種目標語和源語言都有不同的所指邊界，文學翻譯中的操縱也會受到語言邊界的限制，由此產生的

某些文化缺失，不能完全理解為翻譯主體操縱的結果，有一部分是由於語言系統本身的先天限制。

語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經典文學的英譯也應該隨世代更迭而推陳出新。2021年，英國漢學家、翻譯家藍詩玲（Julia Lovell）推出了《西遊記》的最新英譯本 *Monkey King: Journey to the West* (Lovell, 2021)。藍譯本屬於現代節譯，但與李提摩太、韋利的傳統節譯不同之處在於：她有意識地在章節選擇上強化與女性、兒童相關的回目（例如，三打白骨精、子母河、女兒國、紅孩兒、三借芭蕉扇等）（朱明勝，2021）。藍譯本強調可讀性與現代英語敘述風格：主角孫悟空在文中有多個稱謂，她大部分以“Monkey”簡而化之；她把許多原文的幽默、民間口語化表達用現代英語的敘事技巧再現；在韻文與散文之間作出融合，並刻意重造幽默元素，使讀者感到現代感和流暢性（朱嘉春、羅選民，2022，頁116–117）。從以上看出，當代的新譯本不是要取代前人的「學術全譯」，而是定位為現代英語讀者更易接受的「故事」版本。「忠實」是否還是譯者操縱的考慮因素，這個問題在未來的新譯本中仍有檢視的空間。另外，操縱理論的應用也有可能突破傳統文學翻譯的邊界，走向更多更廣的領域。

雖然，從操縱理論看文學翻譯的邊界仍然受到限制，但《西遊記》在今天仍然具有強盛的生命力，其改編的邊界不斷拓展到各個文化領域。不論是迪士尼（Disney）推出的影視劇集《西遊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還是火爆全球的3A遊戲《黑神話：悟空》，這些以《西遊記》為藍本的跨媒介敘事產品均得到不錯的反響。未來的《西遊記》英譯，將不再只是語言轉換，而是文化敘事、身分對話與媒介融合的再創造。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朱明勝（2016）。〈《西遊記》中析字方法的英譯——以「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和「孫悟空」為例〉。《翻譯論壇》，1，51—55。

【Zhu, M. S. (2016). *Xi You Ji zhong xizi fangfa de Yingyi: Yi “lingtai fangcun shan, xieyue sanxing dong” he “Sun Wukong” wei li*. *Translation Forum*, 1, 51-55.】

朱明勝（2021年4月26日）。〈藍詩玲的《西遊記》新譯〉。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208/t20220803_5462380.shtml

【Zhu, M. S. (2021, April 26). *Lan Shiling de Xi You Ji xin yi*.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Net.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208/t20220803_5462380.shtml】

朱嘉春、羅選民（2022）。〈《西遊記》藍詩玲英譯本中譯述策略的運用——兼譯論述對典籍外譯的意義〉。《外國語》，45（3），111—120。
<https://doi.org/10.3724/SP.J.1009.2022.03.111>

【Zhu, J. C., & Luo, X. M. (2022). On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rewriting in Julia Lovell’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 You Ji*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rewriting for transl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45(3), 111-120. <https://doi.org/10.3724/SP.J.1009.2022.03.111>】

老子（2014）。《道德經》（湯漳平、王朝華譯注）。中華。

【Laozi. (2014). *Daodejing* (Z. P. Tang & Z. H. Wang, Trans.). Zhonghua.】

余國藩（1989）。《余國藩西遊記論集》（李爽學編譯）。聯經。

【Yu, A. C. (1989). *Yu Guofan Xi You Ji lunji* (S. S. Li, Ed. & Trans.). Linking.】

吳承恩（Wu, C. E.）（2000）。《西遊記》（詹納爾譯）。外文。（原著出版年：1592）

- 【Wu, C. E. (2000). *Journey to the West* (W. J. F. Jenner, Trans.). Foreign Languag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592)】
- 吳曉芳 (2018)。〈《西遊記》英譯史概述 (1854-1949)〉。《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8 (3)，155—184。
- 【Wu, X. F. (2018). A surve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Xi You Ji*, 1854-1949.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8(3), 155-184.】
- 李提摩太 (Richard, T.) (2005)。《親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憲堂、侯林莉譯)。天津人民。(原著出版年：1916)
- 【Richard, T. (2005).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X. T. Lee & L. L. Hou, Trans.). Tianjin Peopl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6)】
- 李智浩 (2005)。〈中國耶佛對話的再思——李提摩太以耶釋佛的個案〉。《輔仁宗教研究》，11，181—204。
- 【Li, Z. H. (2005). Rethinking Christian-Buddhist dialogu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imothy Richard. *Fujen Religious Studies*, 11, 181-204.】
- 李爽學 (2013)。〈「託物寓言」與「旁引曲證」——評余國藩譯《西遊記》修訂版〉。《漢學研究》，31 (4)，319—334。
- 【Li, S. S. (2013). “Tuowu yuyan” yu “pangyin quzheng”: Ping Anthony C. Yu yi *Xi You Ji xiudingban*. *Chinese Studies*, 31(4), 319-334.】
- 季羨林 (1996)。〈《西遊記》與《羅摩衍那》〉。載於季羨林 (編)，《季羨林文集》(第八卷)(頁 261—263)。江西教育。
- 【Ji, X. L. (1996). *Xi You Ji yu Luo Mo Yan Na*. In X. L. Ji (Ed.), *Ji Xianlin wenji* (Vol. 8, pp. 261-263). Jiangxi Education.】
- 胡平生、張萌 (編註) (2017)。《禮記》(上冊)。中華書局。
- 【Hu, P. S., & Zhang, M. (Eds.). (2017). *Liji* (Vol. 1). Zhonghua Book Company.】
- 胡勝 (2004)。《明清神魔小說研究》。中國社會科學。

- 【Hu, S. (2004). *Ming Qing shenmo xiaoshuo yanjiu*. China Social Sciences.】
胡勝、趙毓龍（校註）（2009）。《西遊記戲曲集》。遼海。
- 【Hu, S., & Zhao, Y. L. (Eds.). (2009). *Xi You Ji xiqu ji*. Liaohai Publishing House.】
- 胡適（1986）。《西遊記考證》。遠流。
- 【Hu, S. (1986). *Xi You Ji kaozheng*. Yuan-Liou.】
- 康士林（2005）。〈唐三藏和余國藩——評余國藩英譯本《西遊記》〉（謝惠英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5（4），55—69。https://doi.org/10.30103/NICLP.200512.0008
- 【Koss, N. (2005). Tang Sanzang he Yu Guofan: Ping Yu Guofan Yingyiben *Xi You Ji* (H. Y. Xie, Trans.).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15(4), 55-69. https://doi.org/10.30103/NICLP.200512.0008】
- 陳寅恪（1930）。〈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157—160。
- Chen, Y. K. (1930). *Xi You Ji Xuanzang dizi gushi zhi yanbi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2), 157-160.
- 陳望道（1945）。《修辭學發凡》。中國文化服務社。
- 【Chen, W. D. (1945). *Xiucixue fafan*. China Cultural Service.】
- 葉俊谷（2006）。《兒童神的敘事：以孫悟空與李哪吒為主的考察》（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z49j66
- 【Ye, J. G. (2006). *Ertong shen de xushi: Yi Sun Wukong yu Li Nuoza wei zhu de kaocha*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s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https://hdl.handle.net/11296/z49j66】
- 賈巍、陶源（2017）。〈亞瑟·韋利譯作《猴》中對孫悟空形象的重塑〉。《海外英語》，330，119—121。

- 【Jia, W., & Tao, Y. (2017). The reshaping of Sun Wukong's image in Arthur Waley's *Monkey*. *Overseas English*, 33(0), 119-121.】
- 僧肇 (2025)。《注維摩詰經》(第三卷)。CBETA 線上閱讀。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1775_003
- 【Seng, Z. (2025). *Zhu weimojie jing* (Vol. 3).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1775_003】
- 維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L.) (1992)。《邏輯哲學論》(郭英譯)。商務。(原著出版年: 1921)
- 【Wittgenstein, L. (1992).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Y. Guo, Trans.). Commercial.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1)】
- 趙天池 (1983)。《西遊記探微》。巨流。
- 【Zhao, T. C. (1983). *Xi You Ji tanwei*. Chuliu.】
- 魯迅 (1929)。《中國小說史略》。北新。
- 【Lu, X. (1929). *Zhongguo xiaoshuo shilue*. Beixin.】
- 黎子鵬 (2015)。〈翻譯佛教——李提摩太對《西遊記》的基督教詮釋〉(顧靜琴譯)。《基督教文化學刊》，33，55—78。
- 【Lai, J. T. P. (2015). Translating Buddhism: Timothy Richard's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J. Q. Gu, Tran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33, 55-78.】
- 錢鐘書 (1979)。〈美國學者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簡況〉。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編)，《訪美觀感》(頁 50—55)。中國社會科學。
- 【Qian, Z. S. (1979). Meiguo xuezhe duiyu Zhongguo wenxue de yanjiu jiankuang. 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elegation (Ed.), *FangMei guangan* (pp. 50-55). China Social Sciences.】
- 謝天振 (2018)。《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南開大學。
- 【Xie, T. Z. (2018). *Contemporary theories in foreig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謝明勳 (2008)。〈《西遊記》修心歷程詮釋：以孫悟空為中心之考察〉。《東華漢學》，8，37—62。

【Hsieh, M. H. (2008). Heart cultivation in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case of Sun Wukong the monkey.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8, 37-62.】

蘭拉成 (2005)。〈豬八戒命名的宗教意蘊考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5 (1)，147—150。https://doi.org/10.19898/j.cnki.42-1704/c.2005.01.034

【Lan, L. C. (2005). A study on the religious implications of the name “Zhu Bajie”.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5(1), 147-150. https://doi.org/10.19898/j.cnki.42-1704/c.2005.01.034】

英文文獻

Jenner, W. J. F. (2000). *Journey to the West*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 Foreign Languages.

Lefevere, A. (1992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Routledge.

Lefevere, A. (1992b).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Lovell, J. (2021). *Monkey king: Journey to the West*. Penguin.

Munday, J. (2012).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121252

Richard, T. (1913). *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s Depot.

Sun, H. (2018). *Transforming monkey: Adap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a Chinese epic*.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Yu, A. C. (2021).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Vol. 1). Shanghai Foreign.